退溪先生集 十五

書

共三十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書

答鄭子中 戊午

近書率易傾倒方深悚惕今奉報示不但不却乃大有悔責之意鄙言豈足以激發高明自是樂於遷善勇於徙義故能如此不勝驚歎但文武兼治方是全材今欲勿事射藝無乃以僕之無他技誤左右之多能耶是則不能無怵然於來諭也有志中廢之歎誠是可畏之甚近見理學録所載諸公其美質邃學若無瑕玷而揆以

前後蹤跡及衰談所記其不能滿人意者多矣信手此學之難明此志之易渝能自樹立於頹波激浪之中者益難得矣滉自効疏 批敎別紙寫上 天意峻嚴如是物情時議又從而激發洶洶方劇其中稍見愛者皆以爲不可不上來滉反復思忖誠有未安者月望念間不得已爲扶病西行之計身遭不幸一至於此極耶足跡一入城中所難處者不啻九折百盤此後事何能預料其如何耶彼時若知兩擬皆免則豈有蘄免之疏耶惟其以前承傳之意有 旨臨

門則進退狼狽不容言矣故爲是不得已之舉乃反因是而自納於畏塗可謂噬臍莫及奈何節要書得一看過何幸如之兩草皆來與龍巖書兒子未及謄欲付後便云知欲讀性理綱目等書甚善甚善用工於此其益殆不勝道但混雖在城中過了一冬病中怯寒牢關何可屢接淸聒是固一撓而勢不得不然也

答鄭子中 己未

自入秋來每遇親舊外至輒問公下鄉與否頗以遲遲爲訝令忽擎手翰披讀之餘怳接謦欬

且慰且幸不以言喻滉去夏一病幾死僅蘇病
人難進雖曰素定亦緣增病太劇所以不果西
還非徒未謝 恩命又至累煩有 旨極有未
敢承當者罔攸措躬兢懼日積奈何况聞時論
不恕紛紛如此耶然以焚黃不可不謝者此固
至當不易之論也而責之平人則可矣若執此
論并不恕病人則如何如何一病長年坐是不
盡於臣子之分者甚多沈痛罔許而已所喻談
世情致向學心悃讀之令人感歎無已因自念
弱冠已有此志而遽爲病祟旣失所學而輕出

世路展轉沒蝕至於衰病之極而後始乃回頭
著脚有所進就烏能有望若如賢契青年盛氣
所見之超詣所志之篤實已如此若能不受變
於俗而繼之以無倦其所至何可量耶但人之
所患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滉雖愚鄙生世日久
見人亦多始着粗有可觀而能終不漆俗者極
不易得也公與奇明彥皆於涉世第一路頭礪
志若此誠爲可貴所望能勉以終之勿似老拙
枉度光陰而有難追之歎也明彥書中所云及
性情說極荷不鄙書當俟後修報說則靜而曾

以草本見寄閒中略草擬報無便未寄今以奉
浼蒙許晦間來訪其時持以見還且指示病處
庶得竄改以送也

答鄭子中

權君昆仲惠然來訪又傳辱書承悉歡侍外學
履殊茂所以慰釋病憊者深矣示諭有好學之
名而無爲學之實有愧一身取譏衆人及昔以
爲戒者今先犯之等語此皆吾輩之大患讀之
令人惕然汗出也眞當相與十分策勵庶不至
頹墮幸甚景錫誠不可曉觀其趣操一一皆入

時樣何能爲渠深說耶明彥直是奇士但其爲
學初從駁雜處轉身來猶有轉未得底而邊自
主張太過畧無虛心遜志却要求進之意深恐
難於造道之極致也大抵這邊人一或爲世所
知爲時所用便是不好消息公與明彥旣皆出
身世路不患無嘐嘐志願誠恐仕宦奪志進退
掣肘學不能專而志不能守也如明彥之不就
翰試去不欲來豈不是甚好果能如錢若水文
文山尤可尚矣如不聽其爲錢爲文何此說甚
長未易究也惟公欲速一念亦是大病切不可

以爲親爲辭而不痛斷其根株也如滉迷塗旣遠方始回頭麤做晩功追補往愆而病蹤纔斂謗議如山每得京書身不帖床以病拙之難處亦憂公等之難處也如之何如之何所喩辨論數說權君別後燈下報書疲倦不及究言徐俟後便或可面論未間更冀珍勉不宣

鄭子中與奇明彥論學有不合以書來問考訂前言以答如左 庚申

論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

程子曰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云云 語見近

語錄一卷朱子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
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
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
旋將道理入在裏面又曰今人只見前面一段
事無形無兆將謂是空蕩蕩却不知道沖漠無
朕萬象森然已具又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
具少間應處只是此理
太極圖說解曰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
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
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

其中矣

易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注朱子曰自理而言則卽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源也自象而言則卽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又曰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擧體而用之理已具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卽事而理之體可見所以爲無間也

朱子答呂子約書曰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則因彼之說發言之意而許道之

云亦自道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
臣父子形而上下沖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
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
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皆各有當然
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沖
漠之無眹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沖漠者
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之用若以形
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而其理之發見者
爲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而天下
達道爲道之用也又答曰謂當行之路爲達道

沖漠無朕爲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說話不謂
予約見處乃只如此須看得只此當然之理沖
漠無朕非此理之外別有一物沖漠無朕也至
於形而上下却有分別須分得此是體彼是用
方說得一源分得此是象彼是理方說得無間
若只是一物却不須更說一源無間也
滉按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向來愚見
亦與明彥同及得來示因檢出朱先生說六
七條子細參詳而會其微旨乃知前見之差
[illegible]答呂子約兩條義尤明白蓋朕字雖訓

兆無眹不可專作無萠兆看只是言無聲無臭無形影云爾則明彥所謂無萠兆之意已包在其中矣而所謂若天地旣判萬物旣生之後則不可著無眹字者誤矣予中因前儒舊說而爲言故別無病痛但其曰此理無形無影而萬事萬物之理此上下兩理字相帶累當去上理字不然下理字代以象字可也

體用當隨處活看不可硬定說

形器已具其理無眹此無眹卽沖漠無眹豈有異耶

論所當然所以然是事是理

大學或問格物傳註問所以然而不可易是指理而言所當然而不可已是指人心而言 此輔漢卿問也 朱子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所以然者理也

八條目論格物曰天下之物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注朱子曰所當然之則如君之仁臣之敬所以然之故如君何故用仁臣何故用敬云云皆天理使之然新安

陳氏曰所當然之則理之實處所以然之故乃其上一層理之源頭也

格物傳曰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注西山眞氏曰如爲君當仁臣當敬之類乃道理合當如此不如此則不可故曰所當然然仁敬等非人力强爲有生之初卽禀此理是乃天之所與也故曰所以然知所當然是知性知所以然是知天謂知其理所從來也

大全書陳安卿問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

自然處皆須兼之方於理字訓義爲備云云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者貫事理直言之也云云先生曰此意甚備

滉按明彦以當然爲事所以然爲理即朱子與輔漢卿答問之意也然以朱子後兩說及新安陳氏西山眞氏北溪陳氏諸說考之當然者亦固是理也子中明彦兩說可以通看不相爲礙而究極論之當然者爲理之說爲長蓋君仁臣敬之類皆天命所當然之理實

精微之極致也非外此而事别有所當窮也

子中疑蔡節齋說自陰陽未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卽在乎陰陽之中說見性理大全論道門

滉按蔡氏此語亦見太極圖說註詳其文則所謂太極者之下有其理已具自陰陽旣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十九字則其語意圓足無病其見於論道門者闕此十九字所以文義差舛如此子中看得出甚不易也

與鄭子中 庚申

溪上別後闕於追問未知何日入都槐院權仕世稱其苦亦當隨地隨時盡其義而已正不當有所厭薄向云爲親之切不免時有他望此莫大之病根不早剗拔恐無由入道非唯不入道亦無由立節爲吉人君子也病人從近眼疾尤劇心恙亦甚離索之中加以此撓思得如左右晤遣此懷何可遂耶所纂錄亦緣無精力久未訖緖又無宋元以來諸儒雜著可以旁采可恨所諸諸書中抄得朱門以後諸人事跡隨所獲記相錄寄千萬之幸仍須以早爲上明彥處部

書不遲速轉送爲佳滯報亟期恐得遺慢之誚否
君子人也聞鄭靜而下去豐德欲過夏云恐非
所宜幸與書曉之令其速返如何餘惟知務植
立莫自鹵莽

答鄭子中

別後徒增傾想忽辱惠問承知入都來學屢請
茂且移近舊寓之坊深有燕鴻相違之嘆也滉
且爾憒憒況頹衰獮時復紬玩不無無味中之
雋永以此消遣其實孤陋離索難望進步處爲
可嘆耳鄭君心地殊有好處與之遊可樂但此

翁少不屑於讀書老復耽酒此其所闕僕每進苦口雖不見怒亦不見改近亦有一書嘗痛責其失今得其書則乃出於中間所傳之誤也吾雖誤聞而妄發然其言有益於此翁不知能是之否易乃理數淵源之書誠不可不讀但不如語孟庸學之切於學者日用工夫故先正或以爲非學之急其實莫急於窮理盡性之學也所喩學不踐履雖有所知奚貴此眞切至之言哉易時苟忽此意寖與義理不相交涉而日遠矣甚可懼也左相篤行清德可鎭浮俗何忽至此

圖書以還數日憫憫示及續伊洛錄果有之全書前日何不相示今承相爲求得寄示甚甚幸幸其詳略與輟功與否當待見書而後决今不可懸斷也鄭書得見慰意復書傳示爲望明彥書得留意深荷此間時事了不聞知雖無所妨古人亦不如此其有不害文字間者時以略及何如餘冀勉勉加意不宣

答鄭子中

近得流聞知公來鄉方欲伻問而未果忽此枉書專人存訊且示盧奇李鄭論學與尺牘披閱

以還若與諸人面相晤語何幸如之不任欣淚僕凡百不異於曩日惟覺老病與日俱進而學力則進寸退尺不但退尺或至於一落千丈强以是懍然日以爲懼耳如來喩所云駁懶之病自家正在裏許因示更有省發處然如公盛年只在勉力向前在暮境憂非淺淺也承欲枉顧甚荷但秋熱尚熾不須急急請姑停以俟來月望後秋清神爽老生暑病可歇且前此屢枉每苦匆匆未盡所懷今當期會中間山寺聯榻夜話爲佳會處則龍壽寺甚好臨時更相報示會

庶無相違也魯齋集深衍發蒙考亭淵源[illegible]
欲速得而事適如此奈何諸君議論不一如此
非獨今日自古而然然自家所見亦豈遽斷爲
無可改之定論乎略一過目從當更詳會日更
稟耳明彥豈能千里遣人乎時未見來人矣

答鄭子中

伻至接書得審侍奉氣味清福甚慰懸跂病人
一向衰爛眼隔昏霧幾不辨細字日間雖時有
見得到處體得眞處氣象意思一齊恰好只是
神疲氣損擔得此事不著俄頃顧眄之際不覺

失去則依然又只是舊樣人矣詳味來喻似亦不能無患於此此固古今之通患然在賢者年富力强只在勉勉不已久熟後自有所至若如老拙前去光陰幾何而尚如此悠悠其何能有所至耶既望之約退指廿二謹已承悉顯侯顯侯但初所以欲會龍壽者爲此寺幽靜有淨室最宜款話且籃輿來返稍近可以減涉險之勞故耳今知自此仍作豐山之行然則不如直來于此對榻溪齋或來溫溪齋舍所謂樹谷者之爲好也若孤山則室不甚淨有妨雅致矣思

示與秋巒書精深細密三復嘉歎前日寄來諸
人議論纔閱視領略後適有理會他文字未暇
深致思焉近方看得盧解有少論辨隨手注其
下至如明彥書姑俟別日再繹惟於鄙論中覺
得善惡未定一句有所未安甚賴明彥指出之
力思欲改下一轉語鄙重而未果今見來示段
段破的而此一段尤覺發人意思得此助以改
其謬當不至大段乖戾也幸幸甚甚渠甚重明
彥之爲人其旣得了又退加工只此一事人所
不及處但其豪氣未除於義理之學尚未見細

意研精才見人說話有不合己見處便奮筆作勢一向攻他胡說將去似有立己求勝之意恐此不是小病從古許多志學之士所以不至於大段成就者其患盡在這裏滉自度前所與奇書頗竭底蘊乃略不虛心思繹力主本說如此此難以口舌爭也且當俟後日報書之來看如何幸公將公此說先寄扣之爲佳多多心事留俟面披未間惟珍勉

答鄭子中別紙

星山前牧盧仁甫作書院於迎鳳山請記於滉

滉初不肯再三往復滉賞其誠懇聊應之其祠
廟所祭初以李兆年李仁復稍未恰人意久而
未定最後乃以金先生宏弼同祠而其位次之
定儘有曲折雖定而似不無後議耳今聞時議
大以仁甫爲妄作幷與周景遊爲不當創建書
院以開流弊幾發彈章云若發則次第當共之
矣三兩年前猶無此等議論今忽有之雖時稱
向善識理之人亦同然一辭此又別是一等時
節可恠可歎盖論仁甫者非議其所祠之不合
實以立書院爲罪然則紹修等諸書院 賜額

須書以獎育材之意何在皆不可曉也雖然此爲子中言耳未易與人人開口也

答鄭子中

頃日僧還得書具悉玆復伻來辱牋兼示講目足見留意非泛甚慰所望前書所云淵源錄一統志得如示諸使窮山老境得見所未見書何幸如之閒居盛什妄有評賞追思汗縮病中本不合效顰只愛高情雅致有以喚起滯思不能自已前書雖有所諉實不欲示人故云云今再徵取一不敢終隱但不及謄寫直呈元稾覽後早

晩投還何如陶山詩作之太早眞莊周所謂見
卵而求時夜蓋其屋舍皆未成其言皆預擬者
耳近於非實雖古人亦有如此然尚不以示子
弟者以此故也而前見閒居佳詠不覺心喜欲
以平生心事所寓者奉酬以相珍勉所以遽出
繼而思得與前日自戒者相反欲少俟粧成屋
子往來栖息之日出示朋友相與一笑而罷庶
免虛作之誚故今亦不敢依索想容恕察也明
彥書二紙辨說一冊送呈其人辨博如此志氣
又如此將來未可量也可尚可尚但患面前著

實工夫端的田地全未下手脚只恃超詣之見絶倫之才一向胡說將去非但不許令人容一喙并與前賢與已異處輒加非議深恐下梢弄得來無收殺未能大有成就也然謬說有小偏重處頼其言而修改甚得益力且於鄙意有難苟同者見已條析以擬相質然而觀其自處自信恐終不能虛已以聽人也正如被攻之說擬之失倫如此之言豈不爲人笑疾千萬戒之所謂向善識理謂金邦寶也今書悠悠之歎何異彼此病根未除之歎此甚可畏滉最下庸質獨

於此處分數大減所以用力不甚難耳若終不
能除而行於世其病不但不近於道而已不可
不早刻滌也乙卯秋拙句全未記得亦無本稾
奈何策題曲折此中亦略有聞前聞仁甫之謗
今又聞此漆室之憂身不帖席深恐此事不但
如此而已如之何如之何別紙不敢率爾當俟
更詳餘惟履寒衛嗇益勵冲尙不宣

答鄭子中別紙

奇明彥抨書來極有議論其四七之辯別作用
子將鄙說逐條論說援引指摘鋪張羅絡詬訐

汪洋驛辯馳辭如懸河溢海不可測度眞奇才
也眞益友也其大意則只如與靜而書而加敷
衍搜獵卓犖恢宏耳淺識管窺未易得其要領
故姑答其書大槩而辯說隨後奉報報之矣今
欲呈其舊辯知公西行已迫勢未致詳又觀明
彦之意所以不託都中士友而直送于此似不
欲其播於都下雖鄙意亦然故欲俟明春下覲
日奉呈公無乃以爲遲耶大抵鄙說病處因自
省及公與靜而書已覺其一二今又因明彦說
又覺其一二處謹已改下語似頗平穩無病自

餘大旨小段雖未能精深若無大謬而明彥段
段攻駁無一語得完而自家病處專不自反此
則大爲朋友之憂矣奈何

答鄭子中 辛酉

縣吏來傳都下書喜得具悉且知彼時已臨發
行佇聞稅駕之日獲擎垂翰承已趨庭多慶欣
賀無涯滉老病昏憊與年增劇垂盡之命無復
他慮不意又有此顚沛之勢憂窘罔措驟又聞
寡嫂之喪急往溫溪馬跌溪冰落水中因而氣
甚不平徹夜呻吟諺所謂雪上加霜者耶朽賤

一物何須時用而旣有　召旨時論又如此觸
藩進退兩無所宜如之何如之何兩難之中必
不得已者不過如來喻而已古人云出處當自
決不可謀之於人然人言與我脗合者豈當避
之而他圖耶然千萬勿露此意云云事此中略
有所聞而未知端倪但仰屋浩歎奈何奈何公
與和叔所教如此可謂愛人以德吾輩立脚得
定處正在此等處禍福非所計也淵源續錄已
蒙洪佐郎送到但亦太踈略耳今來三冊甚荷
雅意但賤迹如此頓無意緒可及於此等事須

難一本作艱

少待事定然後可下手耳尹子固頹脫不凡可
望之人而仕宦太早杲爲可憂送冊及筆領得
後當修謝今則不暇靜存書如見其人深慰病
懷許欲來枉感跂深矣但病中加病一切謝客
不欲獨有還往請姑停以俟迹定之日庶得從
容款洽也前示講目皆所自得必有可論處粗
草愚見今欲寫呈落時右臂傷戾執筆甚難兒
輩以喪事奔走未果當俟後日殊愧稽緩也明
彥處答去後無來報餘冀學履珍厲不宣

答鄭子中

便中接得惠書具悉侍慶多福欣慰無量滉落
馬氷澌中因致寒證且傷右肱頓覺雪上之霜
初欲力疾登途看如何魔戲至此又不得如料
止在家具由上狀乞寢前　命兼鎸樞職於臣
子之義甚有闕然然阽危之病所處只得如此
他無方便之路席藁以俟不知如何結末也柰
何柰何所示爲親祿仕古人所不免然尚有不
以祿養爲孝者況因有欲速之心乎此令人莫
大之病公能漸輕何善如之須勿令春風吹又
生則无善也前來講目久未奉報殊愧不敏今

略條析以往其不中處㕁望垂誨反覆之幸甚
尹注空冊當如戒但臂傷未差亦未免稽遲耳
江舍鳩拙尚未成形要俟暮春間可有栖宿處
欲要公作第一客幸勿違也

答鄭子中講目

志意之辨晦菴諸先生說已詳而來辯亦得之
但志公意私此公私字非分善惡而言只如今
人言公事私事之類公事非必皆善私事非必
皆惡但以官家事屬公共故謂之公事民間事
屬私獨故謂之私事耳亦如人心發於形氣之

私形氣非盡私邪也但言屬一己所獨云爾
情之有善無惡四端是也若七情不可言無惡
者以其氣未必純善故也惻隱之發而有納交
要譽之失者意爲之來喻是也
仁義禮智性也義者心之制兩條所論甚善而
論義處尤精
懲窒似正心遷改似修身然亦可以通言之故
益之象程朱皆以修身爲言則損之象可以正
心爲言可知矣
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所論是

五性感動云云大槩得之盖合理氣統性情者心也故感動者雖是五性而其發也理顯而氣順則善氣揜而理隱則惡耳

無知覺與陽主發散兩條亦是

屯卦初爻在三畫卦一陽動於二陰之下固當爲主在六畫卦方屯難之時陽剛居初以貴下賤乃得時亨屯之人故爲成卦之主

朱子論詩取西晉以前論杜詩取夔州以前自今觀之江左諸人詩固不如西晉以前夔州以後詩亦太橫肆郎當大槩則然矣然如建安諸

子詩好者極好而不好者亦多子美晩年詩橫
者太橫亦間有整帖平穩者而朱子云然此等
處吾輩見未到不可以臆斷且守見定言語俟
吾義理熟眼目高然後徐議之耳
花潭所見殊未精密觀其所著諸說無一篇無
病痛不但如來喻所擧者爲然也而其諸門人
推尊太不近情去年得南時甫書云許太輝謂
花潭可比白沙此言何如滉所答今不記其詳
大槩謂白沙雖溺禪其人品實高花潭之學誕
而雜恐不及白沙云云時甫得書以示太輝太

輝有一書來相詰反譚其向日比白沙之言[illegible]
盛言其學其末有與橫渠何異之云又太輝所
識宗室有鍾城令者亦嘗學於徐亦極推其師
晩年造詣之高以斥滉說滉度此二人難以口
舌爭姑答之曰花潭公所親炙滉則得於傳聞
似當以傳聞者爲妄然花潭著述滉皆得見之
不知其可比西銘者何書可比正蒙者何書云
云未知渠後日用何說見報來也末世向學者
鮮矣其間僅得一二而見識議論疎而且誑如
此安得不爲世俗駭怪笑罵耶太輝雖好人固

多有病痛不謂和叔之論亦如此也他日若與和叔論及此亦須以滉所問於太輝者問之而參其說以見諭幸甚至如公之所辨諸條以滉所見言之多得其理而往往有操戈入室處可喜但以徐所謂有聚散而無有無者爲甚精又自云其氣却散而與天地之氣混合無間此數處爲可疑蓋理本無有無而猶有以有無言者若氣則至而伸聚而形爲有反而歸散而滅爲無安得謂無有無耶（或別有所據其未記耶）氣之散也自然消盡而泯滅不待必與天地之氣

混合無間而後就泯也來喻欲令滉辨論其是
非云云滉方自在堂下衆人之中安能辨人之
曲直而況昔與黃仲舉論學而偶及松堂白鹿
洞規解未免指摘其差失處其門人之見者必
多不平若今又犯此事則其敵當尤衆矣如之
何如之何既作之後雖欲諱之恐如東坡所謂
泥中之鬪獸終不得掩其迹也然更俟一二年
少祛其蔽然後更議之耳太極有動靜之論甚
善直方大之義亦善但直字之義只謂坤厚含
藏之氣畢達必遂於化生之妙而無梡閡耳非

謂無一毫之僞也

與鄭子中別紙

明彦所論天命圖說以理氣分虛靈處其說亦有得有失蓋以理氣二字分註虛靈二字之下果似未安何者靈固氣也然氣安能自靈緣與理合所以能靈此明彦所以力言其不可分註其說得之故已就其文去此二字之註此意須告靜而知之可也但明彦又言理不可以虛言之則先儒言理爲虛處甚多今豈可以欲攻分註之非而力言理本實不可言虛耶蓋自其真

實無妄而言則天下莫實於理自其無聲無臭
而言則天下莫虛於理只無極而太極一句可
見矣而明彥據一邊以攻本分素定之說可乎
明彥又言理虛故無對無對故無加無損之非
此則見理極精後心所自得之妙非言語所能
形容處又安能與之爭是非耶混亦數三年來
始依俙見到此竊恐明彥見得太快或不屑於
精思入妙而易爲言耶其他不勝枚舉混報辯
未及正書故今未並呈姑俟後日或寄京中或
俟來春下鄉日也鄉間朋友如趙士敬確實又

有志但見理未透病痛不少可歎往年所云李
大用金惇叙皆不如前日李在喪次手寫朱子
書一通每來質問其志向可知而天資甚美故
尤所期望其後絕口更不道此學片句隻字雖
或激勸不過微笑或發謙言而已金亦持服日
意向甚篤其後一二次入泮來輒與前不同今
則亦絕口不言學矣老夫獨處山樊誰與切磨
如公學解眞不易得而仕宦奔走非徒與如我
老友相資有斷續又恐公志氣不甚堅確或不
能保其終不受變於俗也

答鄭子中

示報秋巒之訃其信然耶斯人而遽至此耶人生本不堅牢此翁重有麴蘖之促其成疾日久每憂其難保苦口頻頻自言其不能聽用今果已矣痛惜不忍言其人疎處太疎世俗之所嗤點好處甚好吾輩之所難得年來耆交辛以窮死交遊之慟何可勝耶聞去年其家無升斗之入其何以爲喪尙賴其死於子漸之所子漸必盡力以歸其骸且經紀其葬祭事矣滉病伏遠外莫由往哭其柩傍幽明之際負愧益深白紙

三東封去須即傳其家兼告以病友所賻之物懇懇欲修慰狀於其壻而忘其姓名玆未發書甚自缺恨後書喻及其姓字爲望且其歸葬的在何地在何時自今其家仍在城中或往高陽與否并及何如

答鄭子中別紙

朱子云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脚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又云志是公然主張要做事底意是私地潛行間發底志如伐意如侵合此數說而觀之志

公意私可見

前書理顯而氣順則善氣揜而理隱則惡初於氣揜之氣字下欲下麤字又欲下暴字敲推未定故空其處而其後遂忘之竟不塡字而送納耳今復思之二字皆未當不如下一揜字之平穩無病也

和叔所云心之有知覺何故能然公所答大槩得之不知和叔何故更有未易窺測之云此理朱門所論無餘蘊矣有問於朱先生曰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爲之耶曰不專是氣是先

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焰又曰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滉因謂火得脂膏而有許多光焰故能燭破幽闇鑑得水銀而有如許精明故能照見妍媸理氣合而爲心有如許虛靈不測故事物纔來便能知覺今但當因此等明訓而加涵養體驗之功積累多後自當有豁然貫通處若猶以爲未也而欲別求至深至妙之理則必墮於虛無寂滅之域而所惑滋甚矣

命是繼善性是成性如此看亦得但繼指流行
處言命指賦與處言亦微有不同耳
莫顯莫見之論是
易逆數也啓蒙中邵子朱子說盡之今所論雖
不無其理柰非夫子本意何
先天圖不是伏羲畫卦次第乃畫卦後說其中
間截斷而拗轉之以成此圖蓋雖似稍涉安排
而陰陽消長運行次第不如此不成模樣故也
若論畫卦次第則當以横圖言之乃可也今之
周易固文王所次自是文王意而其前所未嘗

有者故謂之周易以別於連山歸藏易耳且文
王八卦與周易次第不同者文王於八卦見其
有入用變化之妙故改易伏羲明體之方位於
六十四卦見其有反對之象又有相受之義故
改易二易之次第二者不同亦理勢之自然故
朱子謂後天說中取義又不同者正指此等而
言也伏羲只名三畫卦文王始名六畫卦昔有
問此於晦菴先生者答以未有所考吳草廬雖
有是言今何敢信其必然耶先生答問見語類
論易處

愚意爻者逐畫之名位者所居之地胡氏以爻爲才則猶可以位爲志則滉所未達不審此說見於何處示及爲幸

易有太極類族辨物兩條得之

聖人立卜筮之法正如所論神明固非如世俗所謂鬼神然亦非是只言氣之主宰而已朱子嘗答門人曰神是理之乘氣以出入者滉謂神明之神須作如此看方得其妙全靠氣字便麤了些子

康節之術二程不貴非獨指推筭知來之術只

數學亦不以爲貴蓋有理便有氣有氣便有數
理不能遺氣以獨行亦何能遺却數耶來諭所
謂數豈理外事者正是如此但主於理則包數
在其中其或有包不得處不計利害而事皆得
正主於數則其常者固亦理在其中其變者則
鮮合於理而雖趨利避害賊倫滅義之事皆不
憚爲之此二程所以不貴其術也然此特因其
術而慮夫末流之弊必至於此耳非謂康節爲
然也至於河圖洛書乃理數之原聖人於繫辭
旣明言之其不可舍此而學易明矣而二程於

康節幷此而不與之講明此則不可曉豈此等
事發明於天地間亦有待而然故康節才能獨
得而至朱子然後乃大闡發使人人皆得而與
聞之耶然則學者欲學堯夫主數而能該理固
難矣如晦菴主理而兼明數又安可不務哉
五行有生成之序有運行之序參互錯綜千變
萬化不可以一槩局定說自其生成而言之開
闢之始固有一元五行之生成然一歲亦有一
歲之生成一日亦有一日之生成其生成於一
歲者不可謂厥初一元之生成者爲之然向無

一元之生成又豈有一歲之生成乎其一日之
於一歲亦然自其運行而言之有一元之運行
有一歲之運行有一日之運行其運行於今日
者不可謂從古一元之運行者爲之然若非從
古之運行亦何自而有今日之運行乎其一日
之於一歲亦然朱子嘗曰氣之已散者旣化而
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固浩然而無窮旣
曰日生而無窮則其日運而不窮可知矣此所
以錯綜變化不可以一槩說也今以生之序爲
本其初生時而言行之序爲自其今之行而言

恐如此排定而無活法不足以語造化之妙

所論一二三四得五而成六七八九爲四行得土之數者是

或人所問五行初生之序殊有意味故先生然之氣之始濕而已謂天一生水也來喩濕誤作溼恐當改之來喩疑五行有則一時俱有非生水而後生火云云此卽啓蒙天一地二章註勉齋黃氏說之意滉嘗深服其說以爲確論及考性理大全載李氏希濂之說乃苛斥黃氏何耶詳李氏所斥黃氏說非專是見於啓蒙者當別

有其說然其語意與見啓蒙者相同故今並引
爲言其間火生金之說黃氏果誤矣其餘黃說
之誤果皆如李說耶李是何如人蒙所未悉幸
有得考明以敎示

卜以环珓古所未聞而後世用之其間於神明
之意則與古奚異然其爲物不能如蓍龜之靈
則安能保其必得神明之告而不差乎只緣龜
卜不傳蓍草又不可得則不得已而用其次故
其於筮占亦用竹筭意亦如此耳

飯含云云不獨飯含如斂絞舉屍撫屍之類皆

長者所當自爲古人於此非不知有所不忍所以必如是者以愛親之至痛迫之情當此終天之事不自爲而付之人尤所不忍故古禮如此今人不忍於小不忍而反忍於大不忍切恐不可之大者也

班祔註妻祔于祖妣所喻者是而有子之妻則旣祔而主還几筵及喪畢別置他室或子室可也

卑幼於尊長四拜六拜未有所考但嘗見程氏遺書一卷有云家祭皆當以兩拜爲禮今人事

生以四拜爲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據此而推之則四拜六拜之義可知矣但今家禮不論祭之有祝有告等而皆爲再拜至丘瓊山則又皆爲四拜此又未知其何意耳

爲庶之服人多疑問非徒家禮　大明律等書無之如儀禮經傳乃集合古禮無不該載而亦無其文尋常不曉其意竊恐古人適庶之分雖

嚴而骨肉之恩無異非如今人待之如奴隷故
其制服無所差别歟未可知也
父不與祭而使子弟攝行則當依宗子越在他
國而命介子代祭之例曰孝子某使子某
忌日與喪三年並祭考妣非禮無疑其適俗行
之無害之說或可用於忌祭矣若於喪三年則
吉凶並行祝辭哀哭既不可專主於一位又不
可兼行於兩位於此最所難處靜存之說亦去
泰去甚之謂耳父喪母喪其爲非禮一也
七七齋聞出於竺教而不知其何謂然古人論

此等事非一皆以開諭得許爲第一義若不幸而終不得許則亦不可咈親意此亦古人已言之今當信古而以至誠行之如父母無命而只出於兄弟之意則亦當倣右意處之而其從違之間難易輕重之差比於父母之命則不無斟酌要在不失友悌之情而惻怛委曲以行之耳所論勿忘勿助與鳶飛魚躍之義以爲取譬之意但取其自然無爲之氣象者善矣然觀古人論此諸說蓋非取譬以言其氣象乃因此而舉彼以見道體自然發見流行之實如勿忘勿助

則道之在我而自然發見流行之實可見鳶飛
魚躍則道之在物而自然發見流行之實可見
又如引浴沂詠歸而並言則浴沂詠歸道之在
日用而自然發見流行之實可見如是而已如
何如何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爲但教此心不
走作耳此論甚善程子論司馬温公呂申公出
處不同處來諭以爲晦菴南軒出處亦然者亦
善世臣雖與他人不同然諫不用言不聽則亦
安得不去但其去之之決不得如他人之輕且
易耳

二 答鄭子中

音耗久闊承見華翰喜幸無比且審所以入翰苑難避曲折其勢則固有然者以高明才分秉筆螭頭乃所當然亦安用避爲但今世仕宦由要路者必至於伊優而失故步入苑正是要路之始故前者甚憂公之不免者以此今果不免矣干求之謗所示亦然滉在此深山之中亦曾聞人有以此議公者滉亦疑其不愼交遊之所召也有致無勉兩句正當十分用力處然自今待其人尤當愼審蓋既不可太露又不可苟合

如失其宜則他日狼狽未必不由於此也秋巒碣銘子漸欲圖之於長遊者可少幸矣但僕未敢當其責而得其言耳和叔壙誌見示為望權幸等三人事示及荷感然滉本意麗史所載雖略欲得其文字要有與他書相證左處故也今只云太略而不及其文字為未盡耳時事如聾如瞽理勢然也南還非但不速雖來恐難相從惟祈千萬勵以副老懇

答鄭子中

自京惠書頻頻既極荷感冬深未聞來音為訝

忽奉辱書知己稅駕故里懽侍慶勝欣賀萬萬況幸此詮伏免被外撓但日覺老昏之加而不奈精力之退或有所見無地以崇之自嘆其回頭之晚而至於此也職思之憂固宜如此人之難知自古所歎今也尤甚乃知古有絕人逃世者其意固有在可慨想也然吾輩正當自力何暇責人要令人之視我無至於如我視人耳吳伯豐朱門高弟宋史道學傳獨遺此人可惜而一統志伯豐處適又缺落懼無從考得今得錄示何幸如之此事令祖就稾欲借諸友謄正一

件而試聲之至皆有忽忽之役誰人肯作閒上一夫耶兩朴果皆好人然皆未有向上一著見到處不知所就終如何也和叔屢見擬目恐不如且在閒地之爲上也奇君事所喩正然尋常所憂在此人也承許見枉當於陶山書舍擁爐夜話企企前來講目不欲寄入都中今乃送呈晚可愧耳

答鄭子中別紙

動而生陽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一條來喩大意得之但未免間有語病耳如曰萬物之理雖

是天地之理若無生物之理萬物何緣有此理乎則是天地之理與生物之理似若有二理也曰惟其有所以生是物之理故能有是物止何莫非天地之理此固是如此但以是發明延平所言之理似不親切乃是剩出之語耳曰但言人心動靜非以此爲理也至於大本達道方是言理耳此段尤未安欲改云但言人心動靜非就天地之理言動靜也然人心動靜之理卽天地動靜之理非有二也故云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袞同只是此理也延平答朱子曰復見

天地之心此便是動而生陽之理按朱子嘗曰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氣何自而有動靜乎蓋理動則氣隨而生氣動則理隨而顯濂溪云太極動而生陽是言理動而氣生也易言復其見天地之心是言氣動而理顯故可見也凡言心者皆兼理氣看二者皆屬造化而非二致故延平以復見天地之心爲動而生陽之理其言約而盡矣若朱子所引喜怒哀樂已發未發雖亦合理氣而言只是就人心言動靜不可與說造化處牽合爲說故延平不以爲然

耳此朱子初年所見後來無此等說今曰朱子
似以動而生陽專作氣看故以爲已發恐未必
然也又曰所謂一陽生者專指氣言其下係之
以見天地之心然後專是言理亦恐太分開看
了
約而言之動而生陽主言理而氣在其中此一
句極是未發已發專指氣言耳此則未然當云
兼理氣渾淪說也喜怒哀樂與惻隱羞惡等對
說而後有屬理屬氣之分耳其下動而生陽止
重在氣上看得儘精

仁字極難說 仁是心之正理 須是覺這理

仁者心之德四條說皆得之

虛能生氣之虛若作理字看則無害但老氏元不識理字何可遷就爲說耶

用處亦不見形狀用字上若下心之二字義更分明如何

手持足行目視耳聽花潭但謂氣之妙處而不歸之於理固是偏也但來喻非心使之也一句亦不覺墮在花潭病處恐當曰云云耳聽皆有天則而主之者心也然而有時不待心使之而

自能然者如此下語其意方盡又其實理使然
也理字作心字如何
花潭氷器涓滴及雷霆之說恐或然也
雨露 雲散 人得水爲精 三條皆善
一人之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備固然
但如此漫漫地認取恐無益也
莊子所見高於康節處今不可揣度而言其氣
豪於康節處則因其語而可知由其氣豪而辭
蕩故言之能極其所見之高處此康節所以有
不及也然而彼之毀聖蔑禮得罪名教之病康

節却無之何可比同之耶恐朱子此語有為而
發姑舉其一端而言之非全論二人之優劣也
和靖近觀音事誠不知其意如程朱子必不為
之後學亦何敢學此等事耶
道體流行於日用應酬之間無有頃刻停息故
必有事而勿忘不容毫髮安排故須勿正與助
長然後心與理一而道體之在我無虧欠無壅
遏矣來喻已略見此意故能有味於延平道體
之言更宜深加玩養體察不可只如此便謂已
了

末二條功利之說沖漠無極之說皆善

答鄭子中 壬戌

頃因來書凝行數日而未得玆蒙示喩審知方在侍藥適被 召旨行止遲速之間儘有商量又豈暇他有過訪意耶無任悵惘所云秋巒碣文盛意皆當混於巒老豈有相負之理其所以難於下筆者雖曰恐取怨於曾辭之家此則可不屑計只於措辭有甚難者爲其掩實則非所以待秋巒也紀實則又大有未滿人意兩者之間自混處之之難更有甚於他人者以此益難

遲遲至此想其家及子漸深惟於吾之慢也前
日敢送誌狀者欲得公筆草成相與訂定而用
之乃未蒙肯允不知所以爲計也從當更思而
報去惟照弁告其家以不可欲速而貽悔召鬧
之意幸甚幸甚見囑題畫甚荷不鄙但恐拙詠
適足以累雅賞耳姑寓山室以洗病鬱惟鑑察
因有小集諸友在門不能一一惟冀爲道萬加
珍毖以副老懇

答鄭子中

聞當有覲行以新入銀臺恐難如意承辱書知

已趨庭傾豁倍深新到固難出入矧又有營幹
耶來月望滉亦親忌後兩過後謀會於曩所云
龍山僧寺或直抵陶山皆無不可行幸行幸但
夙夜賢勞無暇執用勢也如此野老幸而免此
尋常以書自繞而病不能讀雖或寓目隨掩隨
忘恰與不看無異常念古昔聖賢留得許多經
籍以俟來哲其意爲如何哉而旣不屬那邊又
不屬這邊舉一世無人肯管了可嘆又可懼如
之何如之何然到此桑榆之景浪作此念畢竟
何補顧公視以爲戒故妄及之耳聞奇明彥來

久矣不得一字相問不知爲況如何金應順出身後尚未修賀每以自愧今示傳寄其信而書不至其或偶遺拈附耶無乃來使道遺之否前來畫幅已爲浼墨適置溪舍今未付上當俟後便也管城香藥珍惠感佩鄭子精趙士敬皆相聚在此子精聞已入實今且去矣餘皆留面款草此謝報

秋巒家如何子漸已遞豐邑否碣文未敢出其家必深悵望非面未悉

答鄭子中

臨行撥煩俾問佩荷垂意之至示喻仕宦之害
人果爲非虛而能知此事之爲害如公者亦鮮
矣然亦有人每歎而終不免墮落者願公毋欲
速毋沒榮先常思有初無終之可恥甚於撻市
而日夕策勵則庶或有望不然只是袞同過一
世矣其隳名辱節之間或反有甚於隨俗出沒
者矣碣文已悉諭意滉非故欲持難於死友之
間事有極難處者故也昨趙先生季直之子全
州判官容遣子弟來求先生碑文此又最難處
之一事已以例不作拒之而去一開其端此等

全無可如何何可輕耶但有一事觀其行狀乃
洪上舍仁祜所撰而事蹟殊多逸闕未免草草
假使有作者不可據其狀以撰故已告其子弟
令其極意更求添補事實庶幾先賢有傳於後
世不知公亦能有聞見可得錄示耶其狀如未
含見後當錄上然亦須勿煩爲幸其子弟亦以
適聞見示及事見囑故欲得之耳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書

答鄭子中 癸亥

縣人之還雖無書宜有說而兩無之亦料其人不辭而返所致今承所諭果然矣頃者奉款幸幸甚甚別後思之十分未了一分非徒公有從前悠泛之歎滉亦恐未免此歎也雖然所以致此者亦緣滉病倦不能夜話而晝日則人多故爾所云義理精深微密安能以渙散之精神得致其沈潛研究之功此說甚當比來閒居中深

思實體見得此理無時不然無物不有處眞是
如此所謂百千萬億不爲多無聲無臭不爲少
朱先生眞不我欺其在燕閒靜一之中自覺得
明快灑落猶若可保然而忽有一等閒事物來
到面前應接之頃少失點檢忽已隨手消泯此
無他不熟故也在傍邊看覷不能眞入其中以
爲己物故也身常靜處猶若此若形役於膠擾
之境又加以怠忽因循雖欲與有志而終無成
者不同其歸恐不可得也在今日嚮道之切嗜
學之誠如吾弟者何處得來然竊瞯平日所存

似於黔驢自喜處占多沈靜斂退處占少以此
而行於世到得世味漸深撓奪益多吾又恐所
嗜之終不可口而所嚮之終失故步也況今且
不得已出世如近日駐足事之類極當如此自
餘凡百尤當以愼密二字爲第一義千萬千萬
戒之在心毋忽是祝江上沿洄可以償物外宿
債然吾輩胸襟不及古人許多好處何能盡其
風流耶當日湜所擧晦翁先生與袁機仲諸人
泛舟九曲詩四五篇在詩類第四卷未可檢得
而深諷味之則妙意眞趣殆可見也切欲追和

其韻以紀一時心賞而第念近年吾弟不以一
句詩語見示雖有拙語不見辱和如今次絕句
之爲則所謂獨唱而無和亦可吝也故遂輟耳
既看先生詩後如不辱妙唱之來則謹當效顰
也畫幅畢寫爲并來幅同納覗至爲佳記文拜領
此文浪傳深所未安又其傳者多誤脫益爲人
所嗤罵如在靜存處猶可改正者改正之何如
書何能盡意惟冀行趁珍勝以副遠遡

答鄭子中

嘗旋駕過縣之日縣吏不報又自失偵伺未及

彼既露網打之計不得不爲被釘之舉遂至於
此雖欲調停有所不可然已往則不可再九曲
韻詩此亦無留本且既溷雜殊見不必存溷間中
偶思辭存贈行詩用其韻拙作謾以呈上笑覽
爲佳如已和成亦望惠示幸幸

答鄭子中

近日過臨曾有砂約凝佇之至承諭沿牒輟行
[illegible]從後爲之日滉自月初以先人碣陰刊刻事
恒在溫溪齋舍緣此應接未有見定課業[illegible]
[illegible]乃齋居蕭灑正好養神與養民之事本不相

示喩甚善甚善讀易欲以本義爲先此亦滉
所見如此世儒慮及此者自少雖或有之皆溺
於講業而未果去取滉則方其讀時同於世儒
之習及見得此意後昏病不能讀主本義兼程
傳以還潔淨精微之舊正有望於高明之今日
也但所謂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者此又一大件
不易言處來喩已先得之惟在勉旃爾和詩之
戒顒望示及網打之當及草野聞聲之目已自
聰料近稍傳聞名字已見其草幅中者非一二
云一愕一笑惠件家姪近行時祭感荷感荷但

方當蘇瘢之政恐不宜以此等事入思慮也

答鄭子中 甲子

阻奉誨帖久矣玆忽承覩辱報鳴琴之暇日有佳趣無任欣慰示喻向外之患滉自在裏許何敢有點檢高明耶一邊事然以滉所料亦意高明比來漸有此端也蓋此邊功夫不著緊而應接俗流親吏民料米鹽等事每每作壞於外安得而無與之俱化耶射固男子事聖人所重滉亦何敢訾規於左右耶但觀今世好此習者無不與麤人武夫相追逐所益者少而所喪則多

非獨此也 國家於此一等人待之正與武班
爪牙之類爲一如柳太浩等輩恒欲置之南北
邊遠之地雖曰臣子之義不擇夷險而安之其
於素業素志何如耶然如我迂生腐儒冷淡說
話固不當喋喋於兼文武大事業之間也置之
不復道也憂旱之餘公私大窘况有土有社亦
子之命待我爲死生者耶伏聞風水等災貴境
甚於此間云尤所仰慮耳 約會處雖有惡路必
不至如此間崖險之甚非不可一往也何者有
泉石之勝招人以往不覺羸馬之蹇踔老脚之

兢危故耳但滉自十三至望日連有忌故數處上塚皆以十一二日行之其設祭自滉家今示行期在九日十日云正與家中祭事相値似難赴會伏想回鞭必在望後則滉亦無故可相期會於彼惟照量更示爲佳

與鄭子中

近者枉賁門逕感荷之深只緣稠擾終日相望未遂款晤別後幽抱倍於平日未審還官爲況何如前月書來有樂聞過之意顧以日曛便遽草率奉答殊有餘愧人惟不學故不知其不足

不知其不足故聞過而怒今能反是可見其有得於學問之餘者如此甚善甚善然妄謂義理無窮故爲學亦無窮人心易染故省改當益急恐不可專恃往者嘗試蹔得之見而不加今日接續新得之功也不知見今所讀何書如何作工夫凡百應酬間覺得與向時何如耶頗亦有見得到信得及處否滉於數月病中看晦菴書一過每遇其言懇到痛快喫緊爲人處未嘗不三復省發如針劄身如寐得醒益知日前爲學浮泛不親切正如程門所謂隔靴爬痒之病如

是何曾有絲毫得力處耶適得南冥曹楗仲書云近見學者手不知灑掃之節而口談天理計欲盜名而用以欺人反爲人所中傷而害及他人豈非先生長老無有以訶止之故耶其下自爲謙辭而欲令滉十分抑規之此雖不知所指爲何人而其言未免有墮落一偏之弊然而自吾輩言之實不暇訶人而當自訶耳何也吾輩中心願學初豈有盜名欺人之意但立志不篤遵道中廢往往口談天理之際游聲已不禁四馳矣而在我日用躬行之實一無有可靠處然

則雖欲免盜欺之責何可得耶故南冥之言眞可謂爲吾輩藥石之言自今請各更加策勵以反躬實踐爲口談天理之本而日事硏窮體驗之功庶幾知行兩進言行相顧不得罪於聖門而免受訶於高世之士矣滉盛年不學及此志力衰邁之日始有管窺之幸索居窮山無與切磨在前猶有都中數朋友往還尺紙得以相發今則相戒絕之黃仲擧所見雖未深密猶甚能勤懇爲益不少今又已矣所望於今惟在子中而相見無可講相別無誨帖此無他滉自懶廢

而然亦恐子中之於爲學或不繼晷日之誠切也如何如何前所云青松所索墨跡自奴家要傳致事鄙意實不在青松傳書欲因以致此書於左右以求鐫警之來耳別小紙幷希栾覽不宣

別紙

責善朋友之道況欲聞過而不言乎衙屬別置外處已非事體之宜若大賓入館尤當避之乃反不避而其軍官之類或有秩高會經守令者使爲俯陋之處此豈非慢公徇私之失乎竊恐

改圖入內上也別措他所次也二者皆未可則當大賓時必須避之又其次也觀鄰邑之政或有初甚得愛民之聲者及其徵債等事目見責地流孛而苛刻特甚期於剝盡此無他所欲嚴徊而失初心也如此之事非所慮於高明之見然不得無過計之慮恐宜十分斟量國穀雖不可不徵毋以必取盈而加怨人之政乃爲善也

答鄭子中

忽奉除翰諭意懇悉不任開釋須日寒門小慶得蒙賁然之惠感荷深至已修小簡申致謝意

送在溫溪路傍奴家以前有貴使過此取去之
約故也其約未遂而先此委伻兼有備書樂清
等物殊非所料拜領之餘更深未安無他曾清
本非他比加以今遭大歉豈吾輩相贈寄之日
況其間多有不得已之事應酬不暇如民相知
之際只當以尺書因便問訊以道情思足矣故
有使過取書之約幸須諒照以安鄙悃示喻俗
務俱化之患講學疎密之憂非日加修省之功
亦難及此甚善況亦慮不無其事故前遣書中
據說頗詳今一不復陳望令後使之過者取來備

祭却以數語反復之又令過者投之奴家而去何如郞報所云此中亦偶得見所可憂者不獨此也難可形言仰屋浩歎奈何奈何名賢錄得許送示企渴無已適又曛黑紙窮草草不具

答鄭子中

伻來辱惠報答歷叙平素辭意懇款如得面晤良深慰豁但滉所以前日致書座下披露腹心不憚煩瀆者實以索居鈍滯無朋友切磋之益欲先發其端冀見麗澤之資示諭爲學工程隨事警飭之意主復之餘深自悚厲所云未嘗不

操存患不能專一未嘗不窮格患不能精密時復思之不覺憬惕正是寫出老拙心中事亦當撥病强衰更加策勉庶少收桑榆之功耳周禮不曾讀今精力不逮無緣讀得每撫卷太息而已但此書前賢以爲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然而湜未嘗不有疑於其間者恐其太繁密難施行也俟他日面稟會中無所疑古人以謂不體行故不能疑此亦彼此所當警耳畏入題目正如所諭人不能篤信好學才見風吹草動便[illegible]惶失措回面汙行以蘄免於指目爲是者不

是言吾輩正當自反而厲壁立之操耳人吏家固不可姑仍舊處有賓則避之縣側修補之計甚善公債幾畢可喜下户不得不徵然莫太峻責容令措備而納其不能措備者且待明年乃是眞不擾民蓋極凶自有寬徵之理敲扑難加饑莩之民故也金誌礪儘有志與之處殊亦有益但向來讀書不多見讀節要書講解之際令人頗費力耳

别紙

横渠先生曰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

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卽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燈下作報書了閒看近思錄見得此語有契於心不可不使吾子中知之子中非忘學者然漸習之久安保其不至於忘耶

向聞道院溪山淸絶釣艇新辦心未嘗不在鹿也吟得兩絶置之溫溪奴家用依前約今俾人直來于此故令往取去幸一笑覽對溪山讀唐宋人詩詩與益佳可得惠示否

答鄭子中

縣人冒寒遠來惠書珍重兼寄和詩四章捧讀
玩繹洗此滯吝佩荷無已示喻策勵之云滉不
自量已從前妄有規切則多矣及得垂報未嘗
以一言相鐫責互磨礱何耶豈滉不能虛心求
益無有樂聞過而不憚改之意故耶又如和詩
中反有指擬非倫處非但示人爲難恐人見之
或惹起笑怒後日當面稟請改也周禮所疑槩
與鄙意同而先儒稱重此書處每每有信不及
之歎當是量未廣見未徹之故耶壁立之論誠
確論也每見人風吹草動便憧惶失措皆有回

頭污行以避患之意極令人警惕發深省也縣事如此蘇篆果爲憂憂固宜就其中而漸圖補完正是欲速不得大槩清心省事爲要法耳但兒子寯近在都下丁景錫來見云有欲還左右内職之議雖知從前有此議然聞之不能不以爲撓不識亦聞之否奇明彥因事圖歸計已熟矣亦不知能成否耳讀朱書甚善甚善承許念五六欲過陶山幸企幸企但緣湜念八九日爲忌日故六七日有展墓事勢必相違不如開正回路爲約則無相違之弊惟照諒夜燈作此書

眼昏不一

答鄭子中 乙丑

前日違奉之懷久未相叙今日始聞僧獄訊差轉屬於左右知有會期而適承伻書諭以念日之行欣幸欣幸滉怯寒藏縮今日出山舍山花爛熳漲淥如醅風雩之樂宛在目前但梅竹二君經寒太憔悴耳獄辭果似爲難然想監司因前日報牒而令刑訊今只當因其辭而訊得其情耳安東似不至大嫌怒也且臨事而太顧人情必不得其正亦可戒也惠物領荷但藜腸得

此太似不穩帖耳呵呵餘留面款

答鄭子中

前月中得見同月初九日惠書乃貴蒼頭居臨河者回自奈城過門致書而去卽報無便其後雖見景昭來訪又未暇坐間草率修報稽延至今恒抱闕然玆復伻人爲到投以長書具悉前後敘說滿紙傾倒覺見近日檢身省己深有感發惕厲之意不任歎尚歎尚數年來亦竊瞯吾弟志道嚮學意思頗似劉公度長沙時不如南康時每懷悵訝間亦未免形於簡牘往復之際

不得不答殊未見有着發改處處又聞討以
官應俗等事亦往往誠有如來喻所云不講貫
識之病者蓋嘗慨然太息以吾弟明敏之資趣
向之正學問之勤苟親見聖賢而受其爐錘則
終可見實得力而有大成就者今不能然如彼
況如我魯鈍一生悠悠至老方悟者爭於斯時
也爲吾弟切偲規責固在於朋友而自家頭力
無植立無素積可以救拔感動人處是以雖或
有相告語時率不能向頂門上下得一針了來
書何不痛責而峻絶者雖滉所難任而實有其

罪矣不知吾弟去此西行數月之間因甚機關而打發此一段大斡旋能自回頭轉腦出脫得誤墮窠臼裏直向聖賢門庭作家計乎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朱夫子贊之曰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猛昔聞其語今見其事眞是奇特可畏可服且今反復而書之言歷數旣往之病痛一一如破的其中如射獵酒色等之爲害固人人所共知也至如耽看史學喜抄古書乃吾弟七八年間視以爲第一件事業而一朝飜然悟其非卽斷置之曰此等

工夫干身心何事非見之明而決之勇何以及此夫看史抄書昔之躬行君子非不爲此事但令不於本原心地上細加涵養省察直內方外之工而惟以匆匆意緒日向故紙堆中尋逐已陳底粗迹捜羅抄撮以是爲能事而止則是定無蓄德尊性之功而反益麤心浮氣之長矣往年吾弟之始爲言行錄工夫也滉非不知渠成之爲利然猶屢奉戒而欲姑徐者無他見吾弟年少氣銳胸中又本熱鬧於是更加以史學之熱鬧未稍寧不如以火救火之愈盛乎來書自

責云日用云爲全不似學者模樣又云不知何
物作祟而至此固必有所指者而吾意以爲此
等事亦是作祟之一也大抵人苦不自知耳吾
弟自知之明既知此又能知其可治此病之藥
一一皆中其證此所以不可及也自今以往誠
能痛滌舊習凡看書窮理出言制行以至日間
百爲最先除去麤浮氣象一以莊敬涵養爲本
沈潛研索爲學見得此箇道理眞不可須臾離
處將此身心親切體認得以優游涵泳於其間
庶乎循悠久之餘忽然有融釋脫灑處便是眞

消息也方有可據以爲造道積德之地然此前
頭更有無限行程階級爲終身工夫非謂止如
此無究竟法也且吾聞之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人雖自謂已知而所知非眞見雖自謂能行而
所行非實得則孔子所誨爲仁由己者未驗於
身而孟子所憂進銳退速者已有其責矣見喩
近將近思錄朱子書讀之其悅味猶舊甚善甚
善更宜以一部心經爲早晩誦習夾輔用功之
地則所謂障川之柱指南之車燭幽之鑑皆可
於吾身親見其實矣黎渦之警得非有親歷可

畏事故有此言耶一刀兩段亦嘗於大慧書中見此語顧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使彼挾禪之秋反高視大言以陵轢名教中人此爲吾徒學聖人者之大罪過大羞恥也則朱子詩虎尾春氷寄此生之戒可不勉哉可不勉哉來示在京時與人論辨者何事其人謂何他日幸略見諭爲佳此間爲學亦無甚頭緒自夏末來金伯純之弟士純來溪上其人明穎嗜學甚不易初因講朞三百迤邐遂及於律呂啓蒙等書於是金愼仲惇叙琴壎之禹景善及孫兒安道皆會

共讀啓蒙相與硏究講論多見到前所未到處
至晬方罷去可樂也但象數者至理所寓精微
深妙亦非身外事然却被日夜留心於此亦覺
德性上工夫不能專一不無害事而況他事乎
故心能主宰則物各付物物不能爲心害心不
能主宰則雖作詩寫字游山玩水程朱之門皆
以爲戒者爲此故也亦不可不知也寄送朝報
深荷深荷時事如彼固有不得已之勢不可知
之憂草澤所爲雖出於忠憤而亦有過當難處
者不知終如何奈何中間傳聞以道主親嫌似

當遞職殊以撓懷今乃以朝議已先赴幕好好幸幸秋高氣淸挾天風而昇仙嶽萬瀑千峯指顧領略其樂如何恨身不得如雲生兩翼騰空而去與吾弟頡頏遊戲於其間吟賞來詩聊自慰耳蒙許行錄老境臥遊之興止有此事企幸企幸留來使夜燈作此書眼昏神疲掛一漏萬陽月覲餘若承恩顧可遂面款未間惟冀珍衛加勉

答鄭子中

頃聞遞還幕入芹宮已料必來覲親昨因兒還

止一本作正

今復得書備審近況超勝若有神相於其間云
靈區眞境一經遊陟而得驗遽如許耶此中伏
覩赦文及十四日朝報不勝憂灼罔措其後流
聞旋有慶音猶未的信玆獲示諭普騰驩抃不
容名言累書警舊勵新之意甚盛且善惟在勉
勉終始勿替老悃所屬止切於此但自念鄙騃
一物老病廢棄無一毫與於世事而近因章布
紛紛輒爲人有所指目雖知其言不足介意而
以小推大因近慮遠不能不以爲憂也况公今
此還朝有大機關之可憂不知何以處之滉意

知公之與我往來相熟亦是爲人指目之一端
雖相見頗切亦不須相見只可彼此默會而各
自勉焉無乃易傳所謂大善之吉乎金士純輩
所講猶未十分意欲再會而知老拙意不樂而
不果可笑關東行錄深發卧遊之興殆若十洲
三島入我几間也適有過客率爾抵門溷萬姑
復

答鄭子中　丙寅

去年十一月中安道孫人還奉承惠書縷縷具
悉感意無比緣自秋冬以來流聞賤名多上人

口舌又有都中明友見愛者寄聲切責以不能
韜晦爲咎此意甚當由是一向畏縮不以時報
答來書恒懷缺然玆復自奈城轉致十二月十
六日辱書具審近事又不勝感荷之至旣自外
入出補已難重被銓薦其於爲養本計大爲梗
礙不知終何以處之看書功程如示固善聚善
良扶正脉之議甚善自餘數段山野何敢深論
困知記人心道心說分明繆誤以寡悔之高明
其於學問亦不可謂不深而乃反主張其說如
彼深可恠歎龜巖有八十病親雖入玉堂豈久

於朝耶希正任便深賀不及致書如見希正布
此情悃伏惟　朝廷一番洗濯庶見更新之盛
謫還廢起大快輿鬱太平萬歲慶頌何勝其間
所可慮者正如來喻不於本原之地務盡其道
則一時淸明景象難保久遠善良雖聚將何賴
以扶正脉乎此畎畝微衷日夕切身之憂而不
敢云者就中病廢老物積幾年經幾艱僅得以
沈痼愚劣見信於　上下而　恩放得所曾未
幾何而復欲使　聖朝踵前誤而收棄物此誠
何意見何擧措乎蓋滉前日圖退如水之萬折

必東非謂時不可仕也只爲一味病愚之故耳
況今增年六十有六病日益深愚日益昏去冬
寒不甚猶閉戶不能出頭腰痛腹脹痰盛咳嗽
無一日之安不此之顧乃以時可仕扶舁以過
竹嶺乎細觀來喻以時之一字言浣行止似亦
有未相悉者竊恐公之見拯雖切不免帶此意
思而爲言故人不甚信從而爲患不止也更望
洞照專以老病廢棄力圖終惠不勝千萬祈懇
之至頃語朴和叔所貴於同類相知者謂其見
處得宜俾可安分以死耳如其不然欲使蚊子

負山至則靡耳豈相知之謂乎和叔有意此學
士友之慶若於此用力之深自知病人不可强
之以使令矣明彥今已返否不敢廣作書問相
見致戀恊力圖捄之意靜存將用固可喜然亦
當以漸乃爲宜見之亦望致賀時甫士炯能不
替向意否所欲陳何限遠書未悉惟珍毖加重

別紙

本原之憂既然又今八道饑荒二邊有釁而聞
有西征之擧若止爲敵至策應之備則固不得
已如其不然而先擧討罪之兵雖曰名正言順

釁隙一啓兵連禍結奈無後段何此又莫大之
憂諸公其必念之而非野外所宜言也

答鄭子中

前日惠書中見有陞除之 命出於不意驚駭
之餘意謂諸公有過越推重之意故致有此事
恠公不力捄不覺言之太迫至有絶交之言徐
思之未安今承再書示盡曲折知皆出於 天
意如此則公雖有欲捄之心其道無由益愧前
言之率爾也然本其所以致 天意如此者亦
恐別無他故常時諸公不知無狀不滿一隅擬

議非倫至以大賢出處占時事等語豈爲張皇
夸詡其間主時論而與滉昧平生之人誤以爲
信然則　天意之誤垂拳拳豈可謂不由於是
而有之乎滉固不知諸公議論如何只以今來
書中明以大賢出處四字加之於無似觀之其
常時論議虛夸可知而令滉有今日罹此百窘
恐公終不得辭其責也鄙意竊謂吾輩持身與
事　君無異道正當口絶夸辭手無虛着脚踏
實地如是雖旁觀悶悶無足以聳動一時猶可
以免末梢狼狽之憂不然厥終必有大大難收

拾致郎當者拙訥雖不敢言未免爲諸公深
虞者奈何奈何滉二十五日始受有 旨内一
云不許退歸仍令徐調上來又狀面只有工判
職御狀中不言除工判之意又無除目朝報之
類亦無覩舊一張紙簡茫不知何謂竊料如臺
啓舊有書而今無者必以 新命太不著物請
駭異不欲有言相預於其間故也滉震惶靡措
前途無可留處不得已少退卧借得私人馬來
入鶴駕山廣興寺爲三辭之計然緣有 新命
之故聽許益難祈望若不有臺章其勢必至於

獲稽違之譴然後已撓慮非常不可言不可
言心事若此何恠心病之難平因而發疾多端
羸悴委頓見者驚嗟亦可悶耳所欲言者無窮
悽悽未敢臨紙耿耿

答鄭子中

漂轉羈苦中惠問三至慰荷深矣愚生病勢雖
似少減於榮豐時元證依舊稟間往復者不一
無時了斷爲悶柰何三辭去人今明當還而未
還趣渴方深未知 天意如何兢惕無地然
新命至此所不可承受者極多端矣而仍前在

道後　命則從有差病冒進之嫌竊觀古人到
如此極難處則有請辭不待命而徑歸如杜範
吳潛之事可倣而行之故今若又不得請則復
上一狀略陳右意因而退歸雖甚未安百計無
他善策如此必觸時議所不敢避耳滉蹤跡如
是之窘公何可為來尋見耶明彥之去甚善但
到得後日有不得如意藏退時不知何以處之
以病漢之難處知無病者之尤難處也退待龍
壽等處不如歸家之可明決不受也故直歸為
計餘所欲陳者山積未敢率爾姑此奉報

與鄭子中

枉顧經宿披霧多幸猶有無限不盡之懷別後惘然無以自遣滉今此所遭大段狼狽至於此極若不有在　朝相知之人超出常情之眷急出手捄拔則勢必至於得大譴謫而後已又恐爲旁窺摘釁者之所乘則所關豈止於滉一身耶故所望於吾朴君如前所云至切諺不云乎縛者解之朴君書中擬人不倫扶者之厄未必不由於此故云千萬至祝二十年前病不堪從事遠棲者至年迫七十病加百倍之後乃能進

遠接事耶然此則猶未到面前事一入都門百
責塡委乞免不免欲辦不辦憂窘惶迫之餘一
死固好不死則必至於逃歸其爲辱 淸朝羞
士林豈非朱子所謂關風俗之盛衰者耶然此
當以公意自告之如此勿以浣言也

答鄭子中

連得四月廿八日五月十六日兩書備悉諭意
曲折欣荷欣荷去容臺入 頖宮無所不可但
李叔獻爲銓郎而公負罰依舊則乞外之便尙
多梗阻果似有撓於素懷然亦無如之何只得

安以後之耳和叔不拘一切之論而能以辭受
去就之宜見處甚幸甚幸得釋兩重 聖恩如
天鑑秩峻職尚未控辭日夕憂悶顧恐煩瀆追
今邅徊行且不免瀝乞未知終何樣結訖也今
茲知樞出於濫陞之餘豈與前冒同知時爲比
耶辭不可緩而乃緩尤以惶悚和叔所患何證
今想已神相清茂如常矣如見爲我致意明彥
書寄示甚慰離抱其去就若如來示有少可疑
然此人前途事不可如老拙只守一隅可行則
當行但於審可否之際不可太草草耳答[illegible]

附便風令勿浮沈也示喩大學通讀復問發論何慰如之其於鄙意未安處欲一一報白自顧蹤跡如此非與人往復辨論之時亦緣暑病癈臥未果如意良深負負醫官所聞 朝野咸慶近覲邸報有問安事又伏揣慮如何如何秋來覲行度在何時惟冀以時毖懋萬萬不宣

別紙

格物物格釋辭及兩註中極處吐諸公說異同紛拏久矣嘗廣考先儒說及此者抄合參訂草爲一說猶有未恰然處藏之篋笥中今因來示

欲更加點化以畢其說但其中所引元判書太初公昔爲余言李晦齋復古先生與朴訥道人先佑論此朴公主金大司成老泉之說爭辨甚力晦齋不以爲然云云元公非不詳言滉年久記得不分明恐或謬誤欲更問而不可得爲恨公未可爲問取錄示否雖未素知自往或無妨不然因人轉問豈無其便耶

與鄭子中

灩澦異常蓋鹽苜蓿起處何似瞻戀無已銓郎[illegible]何爲之爲養之計仍前阻遲向云負罰開亦

修舊想心事多未快也如何如何況癃憊日劇
殆無以自支頃得洪退之閔景說等書皆以名
在卿相與草野不同屢 召不至安有此理責
之至有棄 命中路之語令人驚惶失措此數
公皆平日見愛者其言猶若是其不樂者當何
如也集此成罪恐不但嶺海爲死所也然老病
至此不可以此而冒進況今兩任皆遞只爲
恩命難違之故抗顏而進虛受虛退此何等擧
措義理耶久稽辭免又極未安不得已又上此
狀未知厥終何如只惕顒俟而已其末乞致仕

之云尤恐激發嫌怒然此非獨古人以爲家常
茶飯見筆苑雜記末云云是麗時成俗如彼至
成宗朝猶然皆因自乞致而令致以滉老病當
致擬例懇乞豈爲非耶今去別小紙本欲示景
説更思此老意恐甚好猶有難盡語者乃轉以
呈左右度今日物論盡如洪閔二公則雖和叔
方叔不無有疑於滉所爲也公未可以己所見
古人事有如此者論知和叔諸君耶前月安東
府便附一書未知達否禍福成敗一付造物然
此身長在危脆中何以則能得好出場耶可歎

奉上面日珍愛加勉

別紙

有除樞副而辭不拜者司馬公有召以提宮兼侍讀且虛門下侍郎以待而固辭不至者范景仁有自謫所放還在道拜殿學士宮使遣中使促入覲乞歸養疾而不至者范純仁有再召以給事中而不至者胡安國有自除通判至除直顯謨閣凡七除召而竟不至者劉宰有以藩臣病歸後召以禮部尚書參政右相至十三疏而不至者崔與之姑舉此數人餘不勝記

右諸公皆抱經濟之具其出可以尊主庇民其中除范純仁失明外其餘老病不至於已甚又非有其前難仕顚沛之故而猶如彼況如滉空疎盜名無趣　召命輒以難仕蹭蹬而歸如是者四五今又强進道病窮迫不得已而至此恐不可不原情而定罪也若曰彼皆賢人君子故可以道義爲進退汝滉何人而敢欲效彼此正與滉見相反滉意妄謂彼足以當　恩命而見後故可受而猶不受滉不堪　恩命而無後效不當受而冒受尤難故也如此援引亦恐召謗而

取怒只緣前見洪相書云云今見令書云云知
時議皆如此其勢將至於坐以違 命之誅雖
所甘受然臣子而得此名以死天地鬼神所不
容恐不能瞑目於地下敢此控呈庶少露愚衷
信古致誤之所由不知令意可垂矜閔與否惶
仄無已

別紙

宋崔與之自四川制置使召爲禮部尚書以疾
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後以參知政
事召命益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後又辭

右丞相不至未幾得奉祠三年而卒論者謂與之年壽旣高胡人方熾非筋力衰憊者之可辦云云人皆謂滉　恩眷隆重不可固辭不急趨謝　恩雖滉亦不能無疑於此今據與之事如彼方廓然無可疑矣所慮時議不深考此例之有無一以違忤斷之則區區素抱無路可明於聖世故如前日所望者不可變耳但此與前所云數人皆係名賢出處之大節如吳則其末又有褒異等事如我庸人僭妄援引爲言又是大罪不但喫人笑罵而已深恐深恐所以如此云

者只欲令吾弟知古人臣老病欲退者不强拘致而從其志有某某例因以善圖之耳

答鄭子中

志意之論昔年往復盡之今詳所論大槩公得之但二字道理元來不相統屬不相首尾何可分先後耶本不當分而强分之故往往未免有以費力說處或先或後當隨事各作一道理看可也

費隱以道言乃形而上之理也以其顯而言則謂之費以其微而言則謂之隱非有二也故曰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若以形而下者爲費則豈
一源無間之謂乎禹景善亦以太輝說爲是引
本節小註朱子說爲證此誤看此段說而云云
也詳朱子意非以形而下爲費因或人所舉形
而上下兩言而言故先說形而下者之廣而乃
曰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
有故曰費則其說形而下者正所以爲說形而
上者設耳實非以費字當形而下之物也亦如
章句解天命之謂性處先言陰陽五行而後乃
曰理亦賦焉今豈可因此而說天命之謂性亦

理氣下

又按道不可離章或問所論龜山楊氏無適非
道之說云云今專以形而下爲道之用則便是
以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爲道而不知其義理準
則之爲道豈子思朱子之意乎故語類中朱子
嘗說費隱皆以道字理字言之其中一段雖云
費是形而下者隱是形而上者而其下答或說
曰這箇也硬殺裝定說不得須是意會可矣以
物與理對言之是如此只以理言之是如此看
來費是道之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可見處

此段首說略似太輝說其末終以理字道字結之太輝必欲偏守餘意之一說而不用元來不易之本義誠不可曉也

盧寡悔說如彼切恐所見有差誤處深可慮

答鄭子中丁卯

別後秋且向盡日以馳思金而精奴來傳去八月二十日書喜慰可知滉頃者之歸誠有經率不情之疑當時已料其或致紛紛今之所聞過於所料殊有不可曉者然靜言思之亦不足怪何者諸公於滉平昔所苦心處與頃日所大

者一切不問而惟以情之一字斷置非惟請公
爲然如吾子中與和叔亦然非惟兩君爲然雖
如明彥亦不過如是而已如之何不以爲罪耶
大抵聲聞過情古人以爲大恥況乃因此而賭
取御相之位此何等辱名與喪節事耶躬之世
間知無以上報　誤恩只有辭退一段事庶可
以灑濯無恥之累思欲以此少伸報效所以忍
窮餓觸　雷霆極力以辭退此混數十年來所
苦心處也因事　召至猝遇　大變攀號痛迫
之餘又奔走　詔使之至氣力敗矣精血澌矣

奄奄微喘死與爲隣矣正當此會春官 寵命
出於 新政委篤困憊無以供一日之職則不
得已又請辭職至四至五而始蒙 允矣前後
疾病叅竊無狀之由歷陳而 上聞矣此又何
等猥賤與厭薄事耶既負 先朝又隆 新命
人臣之道掃地盡矣使古人介於義分一毫不
放過者當此際不知其尚且恃空情諉 山陵
而淹滯不去乎以愚所見致身之地義有不行
如是則義轉於退身之路明如日而急於火不
容昧亦不容緩矣若是而猶不知去因仍尸竊

病遂不救遽然而逝則向之所云數十年苦心
者終安在哉此又滉頃日之所大懼也如使滉
不職辜 恩而猶可仕則已過數十年間皆當
享有榮祿何苦而必退乎前旣以退而少免偷
冒之恥今豈可蔑退義徇留情而自作愆尤乎
滉之此歸雖多曲折而此數條尤其大者諸公
苟能息怒平心設以身處其地徐究而熟察之
則前後心跡可通爲一義了然一出於多病無
能畏義慚 恩欲少自附於廉恥之所爲其心
別無邪僻恐不須深以爲罪也雖然曾在都下

略道一二而數君之聽旣不入今玆遠來已難追悔而諸相之怒又如彼以此成罪無不足矣奚待後時之他議哉惟當惕息省愆恭俟 譴罰而已奈何奈何然因是而過情之聞可泯冒濫之爵可褫反本還原以畢餘生則 天恩罔極矣他尙何望哉所喩見愛者有疑是亦恐不然也人心之靈無不燭破天下義理昭如日星苟能持此揆人心跡於出處去就之間其亦何相疑之有其人所爲不乖於義不畔於古則毋徒以情而疑之誠乖於義畔於古則便可草絶

交之書以相處如之何其浪爲消縮之有哉明
彥來歸亦有書來攻頗急未免略報想未必肯
爲然諾也劉病翁詩曰道同符片諾志異勞事
媒旨哉言乎向聞 卒哭後有來意定否何如
李典翰後白氏處 詔使所定諸儀註可索取
來示否李君曾許以謄示似聞其中値病患未
必記得須公自以意問取爲佳

答鄭子中

昨因具贊祿之還欲奉一書因事相違未果爲
恨令更專使惠書誨諭諄悉感佩何勝近日

霈恩曠古所無天人感動太平之慶自今萬世
此中窮僻昨今始加承聞大槩矣但其十四人
中圭菴之冤未洩此尤可痛耳基景等事初甚
疑之今果如此幸甚幸甚鄙人行止衆議如彼
固應有之不怪不恨在吾人中亦無洒然見徹
隨聲應和爲可慊也所以前日不得不開口分
疎其與明彥者尤說得索性近見其答書雖間
有唯諾之語其實含譏帶弄正如作好語以誘
止兒啼也如今公書雖有頓豁等語竊恐公若
自未到洒然處只以吾言不欲有異而云云亦

何能大相遠也然大綱混所處若至十分則安
有此議莫非己所惹致無所歸訾惟以因此得
還本分永作老農爲大幸不意聯奉有 旨召
命又下乃十三日 命也而朝報云 經筵官
所 啓不知何員又如此拈出使因以益致紛
紜也且安有人臣過嚳山積而能盡勸講之職
者乎啓員之意誠不可知也而當此隆寒作行
極難假使不死至京必被彈章遭逐而出豈不
大爲 聖明舉措之累乎不得已又將乞回
召旨不知又更有何事惶惕罔措奈何奈何示

欲共作山房數旬相聚此固甚願但病骨畏寒如虎冬月山居不得又蹤跡如此而朋友相從講學無乃未安於心而起謗於人乎此其爲魔障良可歎也

答鄭子中別紙

嫂叔無服當時只據儀禮經傳君爲臣服等數圖而類推之疑當如此令番歸舟借載通考通典等書以來閒中披閱始見歷代所云繼統之服如彼乃知前月輕信一書不徧考閱而妄出大闕之語不勝愧慄此事明彥書中極其辨論

心服不已但其稱號之辨於鄙意不能無疑

日當面論之今不暇耳往年格物物格等及其

註吐釋承辱詢近已條釋頗詳欲奉寄偶忘置

處後日搜出因便附上此釋李仲久亦有問目

来大槩與公問同矣

今如是明如是之說誠然誠然病物正坐如是

以至此日昏眩劇甚難以策勵浩歎而已

格物物格俗說辯疑答鄭子中

格物 物乙格乎麻是 註欲其極處厓無不到也

物格 物厓格爲隱 註物理之極處厓是無不到

也格字有窮而至之義格物重在窮字故云物
乙格乎麻是物格重在至字故云物厓格爲隱
一說物理之極處是亦通
補亡章衆物之表裏精粗是無不到
按今人以厓是辭爲疑者有二焉一謂理本在
吾心非有彼此若云厓是則是理與我爲二而
分彼此故不可也一謂工效註若云厓是則是
涉工夫著力故不可也然愚嘗歷考先儒諸說
矣程子曰格至也窮之而至其極朱子曰理之
在物者既有以詣其極而無餘又曰須窮極事

物之理到盡處廷平曰凡遇一事且當就此反覆推尋以究其理西山曰於天下事物之理窮究到極處此皆謂理在事物故就事物而窮究其理到極處也何者以理言之固無物我之間内外精粗之分若以事物言之凡天下事物實皆在吾之外何可以理一之故遂謂天下事物皆吾之内耶羅整菴有一說可取曰近時格物之說要將物字牽拽向裏來然畢竟牽拽不得分定故也 惟其事事物物之理卽吾心所具之理不以物外而外亦不以此内而内故先儒

雖謂之理在事物非遺此而言彼也雖謂之卽事卽物非舍已而就彼也雖曰詣其極曰到極處曰到盡處亦非謂心離軀殼而自此走彼之謂也然則讀以底是辭非有與理爲二之嫌有何所疑乎　或曰在格物工夫如此讀可矣至於物格工效則物理之極處悉皆已至乃是衆理融會之後若云底是則語有主賓似若方做逐件工夫又似有著力意思爲不可故須曰極處是乃見其融會之妙無容力之效矣曰是亦不然衆理融會乃是知至之事不當言於物格

之教況語有主賓亦理勢自然何可避也昔江德功欲訓致知以窮理朱子非之曰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辨不當以此知也字訓彼理也字也今詳此說所論乃致知工夫實是衆理融會之妙似若無物我之分猶可以彼此主賓言之況此物格之說只是說那事物之理之極處厓無不到云耳未說到這邊融會之妙來夫指其處而言其已至則其有主賓之辨比之朱子之說豈不更分明乎至者爲主 極處爲賓 如此則讀之以厓 是辭

何不可之有哉雖於工效仍用此譬豈遠有著力之嫌乎比如有人自此歷行郡邑至京師猶格物致知之工夫也已歷郡邑已至京師猶物格知至之功效也豈可謂於方行方至可以言郡邑是歷行爲也京師是來至他爲也以爲工夫之說於已歷已至必變辭曰郡邑是已歷爲也京師是已至絳沙乃可謂工效耶若如此說則已歷者非人乃郡邑也已至者非人乃京師也推之以釋物格則格者非我乃物也釋無處則到者非我乃極處也此不成言語不成

義理隔礙不通之說不可從也 曰然則只從屈辭足矣何以云 是辭亦通乎曰此與今人所謂是辭者辭同而旨異者也夫今所去是者謂物理之極處是自無不到於吾心卽牽攬向裏之病非也吾所云是者謂衆理之極處是無一不到之處也則理依然自在事物而吾之窮究無一不到處耳故曰亦通須於無不到下又帶一處字意說來方得語意蓋由其上有處字下又以無不到之處意看故極處下是辭得通若不言無不而單言極字到字處用是辭釋則同

歸於上文變辭者之病故經文物格不可用是辭惟於註文用之可通耳至於補亡章則乃合表裏精粗而言其無不到則渾淪無處之可言又與向之指極處而言者意思微有不同故不用匡辭只用是辭讀其語意方渾成而圓活斯義也惟駱峯申先生得之其說見別紙

右皆就舊傳諸說而論之嘗欲以愚意爲物格之釋曰物麻多格爲隱後匡如此則中含無不到之意而無兩爭之端但人創聞新語未必相信耳

格物物格兩註說記嘗聞見諸公語

滉以時入成均時尹先生倬爲大司成嘗問物
格於其極處吐尹公曰當云是問是謂理之極處
非自到吾心否公但曰非也不言其所以非之
故每以不能審問爲恨元判書太初往年嘗爲
余言昔金大司成老泉讀欲其極處與物理之
極處皆曰是後朴訥齋光佑主金說而李晦
齋復古則兩處皆讀曰厓深以朴說爲不可朴
亦不服辨爭甚力李公因歎今人不曉人言意
不可與論學然三公所以爲說者則皆不可得
聞也癸丑年聞滉忝爲成均日知館事駱峯申

先生論此以匪辭爲是而略解其義又云茍知此意則工效註雖云極處是固亦無妨因手拔傳十章之末而指之曰假如言讀此書自卷初至此處是無不盡也豈不可也況竊詳申公此語實得其意蓋雖曰極處是其所謂到者依舊只是窮至其極處耳非謂極處是自至於我也但申公說亦有未盡者極處無不到實謂衆物之極處無一不到之處也如以傳十章爲大學之極處則堯曰之末爲論語之極處盡心之末爲孟子之極處中庸之末爲中庸之極處謂此

等許多極處無一不到之處也今公只以讀之
大學一書之極處爲無不到是爲未盡耳
世傳一釋義云格物推吾之知至於彼物也物
格物之法度自至於法度此不知何人說而元
太初云金老泉說類此滉謂金公號精於經學
恐不至如此之謬蓋推吾之知乃致知事今以
言於格物已爲非矣謂理爲法度尤所未喻而
謂自至於法度者卽極處自無不到之意而謬
則益深若金說果如此而朴公主之宜乎李公
之不以爲然也但物格註止如中公所釋之意

則或厓或是兩無所礙李公必欲拜此處去是
而取厓此則微似太執耳
中公又曰李復古云心到極處此說非也若謂
心到則是已涉知至非物格也元公亦云李公
謂我到極處非也愚謂窮到極處固心也我也
然說著心到我到便有病只當云窮到極處可
也

答鄭子中戊辰

前日復書未了安東來迫報辭多漏愧愧示喻
工夫荒踈不易如此省覺得處可因此回頭轉

腦漸次加工振厲修治行得義理蹊徑入得聖
賢門庭當有日矣若只如此慨歎忽復忘廢爲
條縛爲誘引恐與尋常不省覺者不大相遠也
如滉增茲多口不啻鑠金而漂山此則當以理
排遣不足以撓吾事只是被一二公於 欄前
拈出揄揚大不近情太失倫擬以致 聖主誤
垂眷意前事旣如彼以若此老病多罪過萬無
叅當之理方修得一疏拜上之際又以 天使
時應接 召命來下已上之疏不可中止今下
之 命行則與疏中陳乞辭退意大乖不行則

又涉稽違眞所謂進退狼狽者心緖惶惑面前
無一恰好田地可立脚安身處奈何奈何垂死
之境長在署東憂擾中此大妨心地工夫可嘆
可嘆宣城除目之來只隔數日難待難待明彥
所答如所喩則甚善但其欲混之出此大不可
曉耳格物等說未知部說果得與否但諸人旣
執偏見恐難回也儀禮韓公猶云難讀況未曾
讀如混何能知哉今欲讀之非老人事未果耳
公讀論語甚好恨多違未有對榻之望耳沆方
叔所囑不敢作之意曾已具告于左右又已懇

辭于李仲久矣蓋向來但做碣文自去秋冬困於衆口碣文亦不敢作况大家碑文乎須以此曲謝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